

2017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悲 悯

了一容 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悲 悯

了一容 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编 委 会

主 编：马志宏

副主编：武维东 李 聪 马天英

编 委：吴 鹏 海 丽 马桂英 宋兆吉

宋兆璐 范永强 毛兆平 李 萧

樊文举 陈 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悯 / 了一容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0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ISBN 978- 7- 227- 06757- 3

I. ①悲… II. ①了…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9468 号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悲悯

了一容 著

责任编辑 管世献
责任校对 姚小云
封面设计 马春辉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6937

开本 720 mm× 980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0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6757- 3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吉祥西吉 文学花开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马志宏
西吉县人民政府县长 武维东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不仅是一个地方精神的折射和文明的体现，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一种认知的基石与发展的动力。

西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月亮山下、葫芦河畔的这片吉祥之地上，回汉各族群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丹霞胜景、红色圣地等四大文化名片，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雅并存的艺术景象，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文学艺术蒸蒸日上、枝繁叶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郭文斌、火仲舫、了一容、火会亮、古原、单永珍、牛学智、赵炳鑫等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意的西吉作家相继亮相全国文坛，以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家乡、凝聚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深情讴歌西吉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西吉各族人民生活，充分展示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美好情愫，尽心阐扬“团结包容，奋进创新”的西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热爱西吉、建设西吉的热情，令人欣慰，让人振奋。尤其是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落户西吉,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西吉文学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文学成为西吉的“铁杆庄稼”。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吉县委、政府认真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西吉文学艺术事业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强势崛起,涌现出了马金莲、刘汉斌、王西平、西野、刘岳、李兴民等一批新作家,他们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再次步入宁夏、全国文坛,成为西吉文学的新亮点。更为可贵的是周彦虎、王雪怡、李义、李耀斌、李继林、樊文举、火霞、马强、袁志学、康鹏飞、单小花等一大批坚守故土的作家,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坚持笔耕不辍,作品屡屡跻身全国文学大刊,成为新时期西吉文学创作的骨干和生力军。尤其是近年来,县委、政府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宁夏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西吉作家捧回了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春天文学奖、民族文学奖、飞天文学奖等全国大奖,捧回了一大批全国书画、戏剧、摄影、民间文艺等艺术作品大奖,这不仅为西吉文学艺术事业赢得了荣誉,也为西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还进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16年5月,中国作协在西吉启动了“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了题为《文学照亮生活,生活照亮文学》全民公益大讲堂第一讲。这不仅是对西吉各项事业发展的肯定,更是对西吉文学艺术的鼓励和鞭策。县委、政府审时度势,为秉承文化传统,服务基层作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西吉、富裕西吉、和谐西吉、美丽西吉增光添彩,深入推进“文化振兴”工程实施,决定启动《中国首个“文学之

乡”典藏(2017年卷)》项目,为全县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编辑出版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选集,旨在展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文学创作成就,为西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项目由西吉县文联负责实施,他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充分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了思想艺术性上乘的佳作,高质量完成了这套“典藏”的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今后,我们要将此项工作形成长效机制,一以贯之,使该项目成为西吉,乃至宁夏文艺界的一个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西吉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西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从现有的西吉作家中选取了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郭文斌、了一容、周彦虎、李义、李继林、马强、马越七位作家,他们的创作各具审美趣味,各有艺术追求,既有西吉文学传统的一面,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吉文学发展的普遍实力。

挖掘历史,留住记忆;复兴文化,普及新知。相信《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的出版,定会对促进西吉文化体系建设,提升西吉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期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发行,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西吉的进一步关注,汇聚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西吉发展。

是为序。

目 录

短篇小说

出走 / 001

独臂 / 014

暧昧的水怪 / 027

恩典 / 037

废弃的园子 / 053

肆无忌惮的上司 / 064

老纳 / 073

广袤的田野 / 080

猴戏 / 086

中篇小说

向日葵 / 097

野村 / 130

一位底层的农民 / 177

出 走

我们从度过了我们童年的村子里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第三天到达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四方的灯一个接一个照亮。第一次看见县城的夜晚是那么耀眼、迷人和辉煌。感觉确实是辉煌，有如那梦中的宫殿。走在街上，卖小吃的人们陆续搭起了自己的帐篷。串在一根根细铁丝上的羊肉串，被师傅们搁置在铁槽似的火炉上翻来覆去麻利地烧烤，发出吱溜溜令人馋涎欲滴的声音。卖麻辣烫的塑料帐篷一个紧挨着一个，三三两两的人从帐篷里出进。帐篷里的客人，围坐在一个长条形的小木桌跟前吃麻辣烫，吃得真是动人心弦。

“老那家的五香羊羔头……”老板大声叫喊着。那羊头在铁锅里不安地上下翻腾，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我们还看见在每个饭馆和小吃摊点的门口旁边摆着一只白色的大塑料水壶，旁边的木板凳上搁着一只白色的粗瓷碗：卖凉水。每碗凉水要卖上两到三毛钱！真是好笑，山谷的村子里，虽然家家都吃着几百里路程驴驮、马运而来比油还贵的水，但凡是路人要水喝时，想喝几碗就喝几碗，从不吝啬。

白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可此时却渐渐凉气逼人，连肠子都阵阵痉挛。

出门时，我们两个身上只装着五元钱。

尽管饥肠辘辘，但想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花掉这钱的。

我的旅伴比我稍大两岁，今年十四岁有余，名字叫窝蛋。他个头比我略高，生性善良，从来没动过别的孩子一手指头，他连蚂蚁都不敢碰。但是

他准备逃离这个村子的想法却由来已久。他想着：到城市去闯荡吧，说不定能闯出名堂来呢。我也觉得村子实在没待头了。于是两个人就结伴而行，离家出走。老实讲，跟窝蛋出门，我还是比较放心和踏实的。

眼下，我们得赶紧讨要一口吃的来填饱肚皮，然后好继续赶路。我们觉得县城离村子还是比较近的，家人追来怎么办？我们总觉得不宜久留，得继续前进。不知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走得离村子越远越好，还觉得夜间行路比白天行得快。

我们真的打算不分昼夜地走向前去。我们的目的是到能吃饱肚子的地方去。这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尽管我们一时还不知道，但我们坚信只要走下去，总会有那样的一个地方吧。

我们两个都是从未出过门的人，到县城也还是第一次。我们那村庄的人有一辈子没出过门的，并且那样的人还不少呢。甚至连那个山谷都从没走出去过的人也比比皆是啊！

说实在的，我们没有流浪的经验，一走进饭馆，不知道怎样向人家张口乞讨，就只是那么乞怜地站在一边，瞅着人家吃东西。有时候饭馆里的人便要主动问了：

“你们要吃饭吗？”

窝蛋似乎极其羞涩，憋气地说：

“身上只有五块钱。我们还有很远的路呢！”他拍拍衣袋。

“看看哪里有不要钱的（饭馆），你们赶快去吧！”

这样对我们说话还算是客气的，碰上脾气不好的人或那天人家恰巧不高兴，就会大难临头，被人家狗一样呵斥：

“滚出去！赶紧给我滚出去，土包子！”

“土包子”有时候比骂“狗日的”还更令人难受的啊！我想把他们美美骂一顿，或者打一顿出一口气。

虽然我们颇受打击，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抱有如此大的厌恶和偏见呢？谁愿意想当“土包子”呢？我想是没有的吧！而谁又不希望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呢？我想也还是没有的吧！他妈的，出身卑微，骨子里也不一定

就不高贵,也不一定就不干净。荷花还出淤泥而不染呢。但是,也可以理解他们,大约如我们一样的人曾经偷盗过人家的东西,听说还有把人家城里的大女子拐骗来的呢。因而,才使得人家这么讨厌和憎恶我们这些人。否则,人家何以变得这么恶毒呢?

窝蛋带我进去了两三家饭馆,皆被赶了出来。

我有些灰心丧气,自卑感渐渐漾满心中。

窝蛋却说:

“我们一不偷,二没抢,要口饭有啥错误呢?”他鼓励我们一路要下去,说:“还是好人多,总会碰上好人的!”

我们便又沿着街旁的饭馆要了下去。窝蛋的嘴巴,说来也确乎是他妈的特别地甜,逢年轻的男人女人就叫“叔叔、阿姨!”年老的呢?就喊“伯伯、大爷、大妈!”他总是毕恭毕敬,脸上堆满令人同情的笑容。但走到街的尽头,却连个毛也没要到。

我揶揄窝蛋:

“你的嘴巴跟抹上蜜糖一样,恨不得叫人家爹爹老子,有啥用嘛!”

“这你就懂了:将小、将小,天下走了——做人嘛还是要将自己拿得小小的、看得低低的,不论走到哪里总会受到别人照顾的。所以,嘴巴还是要学乖一点的!”

什么做人鸟道理,我不以为然的样子。

一会儿,窝蛋仰头看看天空。天似乎阴着,稀疏的几颗星星泊在暗淡的云中,渺茫而遥远。它们又仿佛贴在一张薄薄蓝色幕布上的窗花,被风轻轻吹拂着,晃晃悠悠。但是,它们似乎就要消失掉了。雨前的空气凉入脸面。

不知为何,总觉得县城的星星没有山谷的星星亮。山谷的村庄里,天上的星星离你总是那么近,像树杈上的果子一样,伸手可摘。

出门在外,不禁有些孤单和寂寞。

我在心里开始怨窝蛋,尽管我非叫他带我出来不可,但现在仿佛一切都是他的不对。

窝蛋似乎看出我的不满，胳膊搭在我肩膀上说：

“同出来了，就是亲亲的兄弟，我不吃但不能叫你挨饿！”他掏出那仅有的五元钱，要给我买饭吃。我心里还是挺乐意的。但再一想，这路还很长很长，钱留着到了穷途末路的时节，不定更有用处呢。

“饿并不觉得饿，只是有点渴。有碗水喝就好了！”我说，“没想到这城里的凉水也要卖钱！”

“真不觉得饿吗？”他疑惑地问。

我一下子有些不高兴了，气冲冲的，说只想喝水。

“那我们就去买水喝吧！”他说。

我把他的手狠狠地推一边去，悄声道：“我舍不得花掉那五元钱！”

他情不自禁地“噢”了一声，接着拍拍我的肩，说：

“没关系，花完了，我们还可以再挣嘛，听说在城里垃圾点上拾酒瓶、在建筑工地上抱一天砖，也够咱们的饭钱了。像我们这样勤快的孩子，生活就是苦点，可无论如何也是饿不死的！”

其实那钱本来就是他的。我出来的时候，没带一分钱，原本也没钱。但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我们一起走出门来，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应当是我们两个人的，更仿佛那钱也有我的一半在里面。

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一番，叫我去吃东西，但我还是坚决不去。他只好讲：

“那我们找水喝去！”

我点点头。

我们两个准备顺原路返回，见有几条路，我们拐了个弯，竟然就迷了路。正要找个好心人问问，可是一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刚才走过的地方，就只好在原地发呆。那时候，我终于感到我们确是两个真正的乡里棒！对城市真是太陌生了！一切都透出种种的不适，流露出莫名的恐惧。

疲倦和饥饿一阵一阵地袭来。我们望着那一幢幢高楼大厦，便想，那里面的人是多么高级啊！

“好出门不如穷家里待！”这是山谷里的人常说的一句话。

但是,说实话,我们所在的那个山谷的村子,原本也不是我们的老家。窝蛋家和我家原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逃难来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连我们的老人好像也搞不清楚了。只常常听长辈讲:“我们是没有根的人!”每听此句,我真是要落下泪来了。没有根的感觉是多么可怕啊!人没有根就好比浮萍一样,没有根的草就渐渐枯萎了、死了。人没有根,就永远找不到归宿,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便是在自己的房子里,也依然仿佛是在漂泊。

一想起这些,真让人伤心。

我和窝蛋转了几圈,就又走到我们先前要饭的那排饭馆跟前。我们继续在一个个饭馆门前徘徊。一位三十多岁正在饭馆里吃饭的魁梧的大哥看见了我们,走出来问:

“你们还没吃饭吧?”遂从身上掏出五元钱给了我们,道:“拿去吃饭!”

我们双手接过那位不知名大哥给的钱,兴高采烈跑去各自吃了一碗最便宜的拉面,结果还省下了一元钱。这使我们觉得这余下的一元钱与我们身上原有的那五元钱合起来,变得更多了。唯独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花别人施舍的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从饭馆里出来的时候,星星一个也没有了,陆续隐没在黑的云层里去了。雨前的风夹杂着一丝凉气袭向肺腑。

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这是五年多来我们见到的第一场雨。我们任雨水落在身上,从一栋栋楼房下边穿过。抬头望着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户,再次情不自禁地想:那房子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呢?那么多高高在上的房子,却没有一间是属于我们的啊!

电线上的雨珠,在灯光的反射下,晶莹剔透,跟玻璃球似的闪闪发光。雨越来越大了!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时冲这边走来一帮人。他们好像一眼看出我们是跑出来的,张口就说:“你们两个是从乡下来的吧?”

我们两个互相看看,点头说:“就是的!”

他们当中领头那个戴一副金丝眼镜,装扮得文静的人,笑嘻嘻关切地

说：“大人养活你们不容易，要是偷了大人的钱跑出来，赶紧送回去，知错改错同样是好娃娃！你们说，你们偷了大人多少钱？”

“出来只带了五块钱，那不是偷的。”窝蛋说。

“拿出来让我看一看！”那人说。

我气不打一处来，对窝蛋横眉嚷道：“我们没钱！”

“闭嘴！你这小杂逼。”我的嘴立时被人抽了一巴掌。于是，我的半个子脸都烧起来了。

我偷偷在窝蛋的肚子上碰了一下子。

这个狗日的窝蛋，竟然瞪了我一眼，似乎吓得马上尿裤子，手伸进裤裆里捏着什么的样子。

我想窝蛋一定是想捏住自己的鸡巴，不让尿尿流出来。

我在心里嘲笑窝蛋，已经对他不抱丝毫信心了。

对于我们身上出门“只带几块钱”，那帮人也是根本就不相信。领头的循循善诱，连声问：

“我不相信你们难道只有几块钱？我不信你们就只有几块钱？”

另一个说：

“你们从家里跑出来，就不多带钱？”

真是有口难辩。

“你们把钱藏到哪里了？”那帮人不容分说，就把我俩拉拉扯扯弄到一个巷子深处的角落里。他们让我们两个转过身去，面向墙壁，双手举起来，掌心贴在墙壁上。然后，他们放哨的放哨、搜身的搜身。一会儿就把我们的全身都摸遍了。

一无所获。

窝蛋是否把钱弄丢了？我既担心又欣喜：就是把那钱丢到厕所，也别落在这帮人的手里！

“你说的几块钱在哪儿？赶快拿出来！”那帮人中的一个光头说。

几块钱也要，这帮混蛋！

“我是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只有几块钱，刚才吃饭全花了，一毛也没

剩下！”

窝蛋竟然也学会撒谎。

“放你妈的屁。狗日的活得不耐烦了，找打哩？”那个长发飘飘、手里提一个酒瓶的男人一边阴毒地拧窝蛋的耳朵，一边骂骂咧咧。

窝蛋的脸色被那人弄得很难堪，耳朵大约要被掐麦穗一样掐下来了。

接着，那帮人开始叫我们脱衣服。我们当然不会乐意。但他们像喝畜生一样喝我们快些脱。他们揪住我们的头发，在我们的腿脊梁上用脚狠狠地踢。他们还在我们的脸上像村子里的有钱男人戏弄我们穷人家的女人一样摸来摸去。

我们一定要忍受下去。

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办法折磨我们。

窝蛋带头脱衣服了。他对那帮家伙说：“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做哩，就是别打我兄弟，他还是个小孩子。”他站在我的前面尽量护着。

窝蛋的话刚说完，我的鼻子上就挨了一拳。不晓得哪个孙子干的，眼前金星乱飞，一股黏稠的东西和着雨水从鼻子眼儿里淌出来。

“你不叫打，我偏要揍他。”

我借暗淡的路灯光一看，鼻子里流出来一股又一股的血。

鼻子被打烂了。我在心里诅咒和大骂，不知道是骂这帮人，还是骂窝蛋。窝蛋简直有意陷害我哩。

“你们要打就打我，求你们了。真的！”窝蛋敛声下气地乞求。

“好啊！”窝蛋的头上咣就挨了一酒瓶。

窝蛋怪怪地嚎叫一声，把头疯劲儿地抱住了，就跟抱紧一只瓠子似的。

我有些幸灾乐祸。

那帮人开始自己动手脱我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很快就把我们脱得一丝不挂。

雨水哗哗地浇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他们失望极了。

他们连鞋子都要让我们脱掉,看上一番。我们光着身子,站在雨水中,就像在进行雨中人体展览。彻骨的、冰凉的雨水像子弹一样穿过了我们的身子,穿过了我们的心灵。

他们最终从我们身上连一枚钢圆子都没找出来。

我有些惊奇和纳闷:钱呢?窝蛋身上的钱呢?

我感到极其亢奋,对冰凉与寒冷似乎麻木不仁了,也忘记雨水渗入肌肤的痛苦。

那帮人还不肯就此罢休,那个提酒瓶的实在难以言说了,他旁若无人地掏出自己的牛把子,对准酒瓶的口喇啦啦撒了一泡尿,要叫我们把它乖乖喝掉,要仿佛喝蜂蜜糖那样喝掉。

真个过分了!

他们分别架起我们两个的胳膊,一个家伙的手像钳子似的捏住我们的鼻子。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的腿子跟秋天蚂蚱的腿子一样无力地挣扎几下,就任由人家摆布了。

我们的喉咙默默地抗拒,尿水在喉咙一带打着旋涡。但坚持不了多久,那尿就“咕嘟咕嘟”从喉咙里流下去了。味道有点像泪水,咸咸的,同时又有些血腥气和苦涩味儿。

领头的那个,面无表情,站在一个角落里独自尽情欣赏,就像欣赏一群猴子在那里表演。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激动和兴奋,发出哈哈的狂笑。那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终觉无聊了,没意思了。一个说,把衣服给他们穿上。另一个却立刻阻止了,说:

“不行,衣服咱们拿走,让这两个东西慢慢在这里洗洗上天施舍的冷水澡吧!”

我们两个给他们跪在了地上,说:

“我把你们叫爷爷,叫太爷,求你们把衣服还给我们吧!”

他们其中的一个说:

“没门!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十三太保。你们两个撞在我们

十三太保的手上活该倒霉。”

另一个说：

“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两个土包子、乡巴佬敢跑到我们城里来鬼混，感情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这是人家的城里啊！

“我们没有撒野！”窝蛋还要申辩。

“去你妈的逼！”

窝蛋被人家一脚踹了个狗吃屎，爬滚在地上的污水坝里。

“你敢跟我们顶嘴？”

我们还有什么话讲。这是人家的城里啊！

我们再也不敢吭声，眼睁睁看着那帮人扬长而去。

我们两个沦落在外的难兄难弟，开始抱头痛哭。哭了一阵，忽然我忍不住破涕为笑，问窝蛋：

“窝蛋，你是不是把钱扔了？”

他爬起来，弯下腰，双手抵住墙壁，对我说：

“在我肛门子里面，你把他掏出来吧！”

“狗日的，真是绝活！”我一面在心里骂，一面快活起来，有些不情愿地扳开他的两半屁股，那钱深深地没入体内。我用指甲抠了许久，才弄出来一点点边儿，却依旧不能拿出来。我叫他像拉屎一样用劲把钱拉出来。尽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哼哼有声，挣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没有拉出来。

我便在地上找了一片薄而尖尖的石头朝出来剐，等到差不多快出来时，我用两枚尖尖的石子一夹，就夹出来了。借助巷子里那昏暗的光，我看见那卷筒状的六块钱，上面布满了红红的血丝。雨水很快就把那血丝冲洗掉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在外面漂泊，能活下去吗？”我问。

“活？总能活下去的！”窝蛋信心十足地说。